

2007

CHINA 2007 THE CREAM OF MINISTRY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汤吉夫 编选

中国
微型
小说
年选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2007

CHINA 2007 THE CREAM OF MINISTRY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汤吉夫 编选

中国
微型
小说
年选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7 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汤吉夫编选.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5143-0

I. 2... II. 汤...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7914 号

策 划: 温文认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林 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30×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5 1 插页

字 数 38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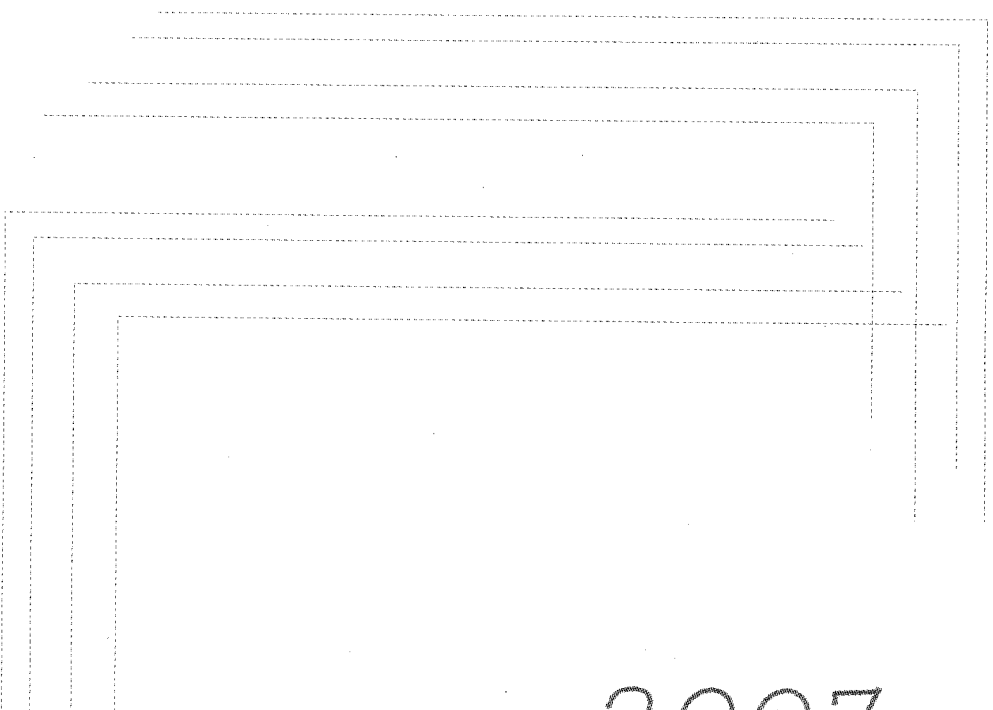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2007

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序

汤吉夫

一

2007年的微型小说的世界，是缤纷和灿烂的。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很多，让人喜悦，也让人振奋。

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当属春天在郑州举行的第二届金麻雀节的颁奖典礼。其规格之高，声誉之隆，影响之深远，处处诉说着举办者的殚精竭虑。这次颁奖，对于强化微型小说的文体优势，巩固微型小说的创作队伍，加强国内外同行的交流，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其次，卢翎博士的《滕刚评传》也在年中出版，这是文学史上第一部为微型小说作家撰写的评传。对于研究微型小说创作，加速对微型小说作家的经典化过程，都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其三是一家报纸的崛起，也为微型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加宽广的空间，这就是北京的《新课程报·语文导报》。在《百花园》、《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金山》、《天池》等老牌号的微型小说刊物的注目中，它以较大篇幅，连续出版等方式，给已成名的微型小说作家更多自由和更为广阔的天地。在向青少年推荐成名作家作品的同时，它也在积极培养新的创作队伍。因为是以报纸的方式，它也弥补了刊物在时间性上的限制，显示出蒸蒸日上的势头。

好事多多，不胜枚举。但仔细想来，这些好事，还都不是创作本身。倘论2007年度微型小说创作的情况，我以为它大体上是上一个年度的一个自然延续，平实、健康却无更多的“突变”和“新质”。也许对文学的要求就应当是“放长线钓大鱼”吧，我们并不急于要求一个年度里的创作会有巨大变化。

一些成名的重要作家仍在坚持。王奎山、侯德云、刘建超、陈永林、王培静等，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新锐作家周海亮、韩昌盛，还有更为陌生的白小良，都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女作家中的聂兰锋、雪小禅也是创作丰收的年景。但同时也不得不说，有些作家并不如我们曾经期待的那么好，他们有的在滑坡，有的几乎是在消失。

二

秋初时候，因为朋友的推荐，我拜读了潘向黎女士发表在《羊城晚报》副刊上

的微型小说《鸽子》，真是大喜过望，又感慨顿生。

《鸽子》是写情的。写的是一个年轻女人不惜代价、不顾一切的刻骨铭心之情。于是我联想到杨显惠的短篇小说《上海女人》，觉得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杨是沉重的写实，而潘却是在追求一种亦真亦幻的艺术质地。

我猜想潘向黎女士写作时的心境，定然是极安静的。她摒弃了世俗的尘念，一门心思地寂静地运用细节，一步步地完满地刻画她的人物。她是讲究精雕细刻的，文中充满着书卷气。这又使我想起了张爱玲，那个曾在沪上风行一时的高雅的女作家。

想不到在短篇小说中取得成绩的潘向黎女士，微型小说也能写得如此的有创造性。真的，在微型小说的世界里，我还是第一次读到这样的作品。

兴许我太少见多怪了吧？

那个深夜，我思考了很久，我终于想到了我们的微型小说世界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应当好好地向潘向黎女士学习。

三

安静，讲的是作家创作时的心境。

我们的一些微型小说作家的作品，你读罢了，总能感到一股“赶路”的味道，他们总是急匆匆地赶着写，一篇又一篇，以发表数量多为光荣。他们耐不下心来对作品精雕细刻，所以他们的作品总是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上，缺少艺术品格，也缺乏故事中的最为饱满的内涵。

他们是浮躁的，他们是跟着商品跑的。而浮躁和商品化是创作的大敌。

书卷气，讲的是作家的学养和底蕴。胸无点墨怎么去要求他有书卷气？可惜，我们的不少微型小说作家是从来不读书的，是不肯借鉴古往今来名家的成功经验的，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凭着经验写作，以致越写越熟，越写越滑，终成为码字的工具。

在微型小说世界里，我不时地会听到一些狂傲的声音，诸如：“微型小说的成就，早就超过短篇、中篇和长篇了”等等。若事情果真这样也好，事实上，他们有的人连短篇、中篇、长篇都不读，怎么去进行科学的比较呢？狂傲加无知，不知害了多少人。

他们一方面“狂傲无知”，另一方面私下里却又自惭形秽，卑微得抬不起头来。或者说他们表面上“狂傲”，内里却大大地“自卑”。如若不信，可翻开无数的微型小说作家自编的作品集看看，不难发现，他们总会拉一些“大小说”作家或文化官员为他们作序、写评，或者合影，为自己增光。那种“小门子小脸”、“小家子气”的、极力“攀附”的心态，十足地暴露出他们内心的自卑来。

一旦失去微型小说作家独立的精神，微型小说其实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建议微型小说作家，少一些“浮躁”，少一些“狂傲”，也少一些“自卑”，大家多在作品上下功夫，像潘向黎女士那样，微型小说的面貌也许会得到较好的改变。

我期待着下一年。

目录

汤吉夫 ◇ 序/1

第一辑

潘向黎 ◇ 鸽子/1

葛水平 ◇ 瞎子/3

韩少功 ◇ 小红点的故事/5

孙春平 ◇ 屋梁上的柳条箱/6

聂鑫森 ◇ 玩家/7

第二辑

王奎山 ◇ 打野猪/10

打工的憨宝/11

在黑夜里大声歌唱/13

怎样和一只狗相处/14

羽绒服/15

侯德云 ◇ 我们村的老地主/17

我们村的大头宝/18

大个子知青/20

回家/22

握手/24

陈永林 ◇ 等待/25

母子/27

桥魂/29

车祸/30

银项圈/32

第三辑

谢志强 ◇ 寻找那棵胡杨树/34

玄象琵琶/35

- 身份/36
 唤醒/38
 巴哈尔/39
- 刘建超 ◇ 没有年代的笑话故事/41
 谁让我们是朋友啊/42
 南笙痛苦和快乐的生活/44
 将军泪/45
- 刘国芳 ◇ 想去河边烤红薯/47
 曝光/49
 牙医/50
- 聂兰锋 ◇ 雪中祝福/52
 花开即花开/53
 土豆的外遇/55
 手/57

第四辑

- 雪小禅 ◇ 爱，有时只有这么多/59
 爱过就有慈悲心/61
 心灵路径/62
 母亲的短信息/63
- 王培静 ◇ 报复/64
 长吻的魔力/65
 两个人的感冒/67
 猎人之死/69
- 张记书 ◇ 伯乐的忏悔/71
 阿贵要求住六楼/72
- 曾 颖 ◇ 民工洗澡/73
 命大/74
 别不相信微笑可以救你的命/75
- 韩昌盛 ◇ 阳光的味道/77
 老村长家的广播/78
 哥们是上海人/79

第五辑

- 滕 刚 ◇ 报警——异乡人系列小说/82
拯救木匠吴二/84
- 安 勇 ◇ 门铃/86
分析题/88
- 蔡 楠 ◇ 砍的不是手/89
芦苇花开/91
水家乡/92
- 秦德龙 ◇ 咳嗽的鹦鹉/94
特型演员/95
去向老板认个错/97
- 相裕亭 ◇ 儿子来信/99
吃喜面/100
大厨/102

第六辑

- 周海亮 ◇ 请求赦免/104
请求支援/105
请求原谅/107
躺着睡觉的马/109
有一种债必须偿还/110
壮士/111
- 曾 平 ◇ 走亲戚/112
曾落实/114
失踪/115
- 游 睿 ◇ 让我站起来/117
寻找/119
冠疾/121
额疾/122
- 金意峰 ◇ 肇事者/124
到米镇去/126
从呼噜开始/128

第七辑

- 巩高峰 ◇ 理想国/130
补丁/131
- 邵孤城 ◇ 你唱的歌儿真好听/133
旅行家/135
- 白小良 ◇ 现实主义的天堂/136
铲雪的老人/137
- 非 鱼 ◇ 流浪的兀兀/139
头发/141
- 李世民 ◇ 肩膀/142
和老潘开了个玩笑/144
- 王琼华 ◇ 空心树/145
关于我死了，其实我还幸福地活着的故事/147
- 陈 然 ◇ 情人节/148
功劳/150
- 苏三皮 ◇ 模拟出气筒/151
我只要一棵树/152
- 王 洋 ◇ 雨天，去见一个人/154
像白雪一样白/156
- 闫耀明 ◇ 雨水/157
芒种/159
大暑/160

第八辑

- 杜秋平 ◇ 上北京去/162
- 任青青 ◇ 雪崩/163
- 冀有亮 ◇ 说不出个好来爱死个人/165
- 申 平 ◇ 头羊/167
- 刘兆亮 ◇ 棒冰，棒冰/168
- 杜书福 ◇ 屠夫王五/170
- 秦 俑 ◇ 化妆/171
- 天空的天 ◇ 我也想上学/173
- 海 飞 ◇ 一场叫纪念的雪/174

- 张爱国 ◇ 小站歌手/176
 魏永贵 ◇ 城市风景/177
 李利君 ◇ 大德路上的阿香/179
 戴 燕 ◇ 爱心炮弹/181
 奚同发 ◇ 握手/182
 石庆滨 ◇ 祝你吃个好饭/184
 田双伶 ◇ 飞天/186
 陈 毓 ◇ 桃花笺/187
 韩昌元 ◇ 跳火车/189
 潘 格 ◇ 世上最爱你的那个人/190
 王 往 ◇ 月下苍鹭/192
 吴 茗 ◇ 你是新股民吧/194
 庄 学 ◇ 哥们儿哦，哥们儿！/195
 郑俊甫 ◇ 爱的验证/197
 邵昌玺 ◇ 诚实/198
 刘正权 ◇ 细腰/200
 吴守春 ◇ 急救电话/202
 朱树元 ◇ “那个人”/204
 徐均生 ◇ 关门/206
 黄会兵 ◇ 新兵弹子/207
 王孝谦 ◇ 培养/208
 梁晓泉 ◇ 彩虹/210

第九辑

- 杨列宝 ◇ 染发/212
 霍生辉 ◇ 一个没有电脑的夜晚/213
 李雪峰 ◇ 叔父的酒店/214
 许国江 ◇ 面试/216
 朱耀华 ◇ 寻找/217
 丁新生 ◇ 泥潭/218
 邢庆杰 ◇ 生命的消失/220
 容 浩 ◇ 红绿灯/221
 李祥华 ◇ 亲亲土地/223
 陈振林 ◇ 大师/224

- 连俊超 ◇ 那年冬天的大雪/225
方 姿 ◇ 西雅图婚礼上的生命复活/227
元 悟 ◇ 祭献马蹄莲的人/228
李 振 ◇ 马义的自行车/229
杨海林 ◇ 找人/231
张小失 ◇ 骗子的悲哀/233
卫宣利 ◇ 玫瑰丝巾/235
黄克庭 ◇ 梦想/236
朱胜喜 ◇ 弹道有痕/237
钟法权 ◇ 鲑鱼汤香/239
伍中正 ◇ 倾听/241
金 光 ◇ 两个乞丐/242
皮 皮 ◇ 花语心愿/244
余显斌 ◇ 小镇女人/245
郭东晓 ◇ 第四天/247
孟宪歧 ◇ 门卫老彭/248
马 驰 ◇ 重 生/250

第一辑

潘向黎

鸽子

她眼看着越来越不好了。她是林家的三媳妇，几年前嫁过来的时候，虽说不上是个大美人，但是身子圆润，脸色亮堂，像早晨的牵牛花一样饱满新鲜。如今这朵牵牛花却像经了毒日头一样彻底痿了，脸色灰黄，嘴唇却是白的，被子底下好像躺着一张纸，不用看就知道整个人都瘦得枯了。年轻轻的，这个情形，谁见了都摇头。她的婆婆一半是着急一半是冤屈地见人就說：“要是能治好，别说花钱，就是把家败光了我也甘愿。可是你看，去了那么多医院，连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不是老天和人作对是什么？”

听的人也只好陪着叹息一番。婆婆说的是实话。自从今年春天，她就身上不好，起初也不怎么样，就是吃不下饭，睡不安稳，不是她不想吃，嘴里整天是苦的，好不容易塞进去几口，又都石头似的堵在胃里，到了晚上更加睡不安稳了。以为是闹节气，混过去那几天就好了，后来看看不像又疑心是撞见了什么，也不敢声张，家里事多，她自己还撑着天天照旧忙碌，但是后来，渐渐就撑不住了。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乌黑油亮、厚得累人的头发变得稀薄，颜色也黄了，脚底下像踩了棉花，走来走去没有根。有一次端着水去倒，咣当一声连人一起倒进了水池里。人家仔细一端详她，天，这哪里还是一个年轻媳妇的模样？黑色的眼圈，煞白的脸，要不是眼睛里含着泪还有一些活气，简直就是一个女鬼么。

也怪她的男人，就是林家的小三，这个人前年离开家，说是要到外面闯荡闯荡，开头说跟着老乡打工，后来说人家赖他的工钱，他们要追到外地去讨，然后，从去年秋天开始就没了音讯，也不知道工钱讨到了没有。打听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他在哪里，渐渐的有人就开始传说，说——唉，不吉祥的话不说也罢。她就是在那以后病了的。

虽说医生说不清她得的是什么病，但是她自己知道。她不但醒着知道，就是睡着了都知道。此刻她就在梦里，对着一个全身金光闪闪的人说：“求求你，让我见见他！”她知道他是神，是唯一可以帮她的。那个金光闪闪的神威严地问：“你为什么要见他呢？你们今生的缘分已经完了。”按说她应该五雷轰顶，但是她好像也已经明白了，并不惊讶，也不哀求，只是说：“我就看他一眼，只要让我看见他还活着！”神说：“见一面，你的病只会更重，你还是要见吗？”她拼命点头，因为愿望可以实现而努力忍住眼泪。神叹了一口气，然后，她就看见了小三。他在异乡的街头，独自低头走着，拖着步子，很累很累的样子，她想再看仔细些，小三已经走远

了，消失在暮色之中。又好像是暮色把他给吞掉了。

她就对那个神说：“求求你，让我和他挨得近一些。”“肌肤相接是不行的，靠得近一些倒没什么不可以。只是你的病要更重些。”她拼命点头。然后她就觉得自己浑身冰凉，而且坚硬起来，这时她看见小三朝自己走过来，然后坐在了自己身上。原来她已经变成了一块大石头，被放在露天公园的路边。现在，隔着薄薄的衣服，她感到了小三身上的温度，她终于相信，他还活着。他还活着。可为什么不回家，不回到她的身边呢？有什么难处，都不能对她说吗？难道她不是他最亲的人吗？他忘记了有谁在等他吗？每一天，每一刻，她都在盼他回来，都觉得他马上就要回来了，又觉得他再也不会回来，这样煎熬着，煎熬得眼里的一切都没了颜色，嘴里的一切都没了滋味，日子成了一片荒漠，没有一点绿意。而他难道不知道他对她有多重要，难道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女人吗？他知道，可是他居然这样一去不回，连一句话都不给她，他怎么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哪？她怎么也不相信。这个狠心的，她刚想站起来质问，她猛然就惊醒了，掉到了自己的床上，小三已经不知去向。

她哭了。对着神，她什么都不说，就那样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淌，好像她整个身体就是一个贮满了泪水的容器，容器被磕破了，于是泪水倾泻而出。这种哭法，是不让哭就会死，哭完了天塌下来也不在乎了。只有女人才会这样哭，因为只有女人才会这样伤心。

神叹了一口气。看着她。如果神也会觉得为难，那么这种时候就是了。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才是好的，对于永恒的秩序什么是好的神很清楚，但是对于这个女人，什么是好的，就很难说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知道这对你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她摇摇头，不知道是说不知道，还是不想听，还是什么都不在乎。她只是继续哭，只要这样再哭上半个晚上，她的身体里就不会再有半点液体，不要说眼泪、鼻涕，就是血，就是唾液，都会流干的，她就会变成一个干干的躯壳，等明天的太阳照到上面就卡嚓咔嚓地四分五裂。她好像也明白这一点，正在向这个终点努力冲刺。神再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你会见到他，他会好好看你。”

已经有了失望的经验，这次她没有轻易高兴，而是说：“我想让他抱抱我，一次，就一次。”“他可以把你抱在怀里，在你临死之前。”哭声停止了，她抬头望向神，眼睛突然有了光彩：“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神不回答她的明知故问，好像回答了这种荒谬的问题神也会显得荒谬那样：“但是你要听清楚，就一次，然后你就会死去。”她点头：“我知道。”神说：“你知道死是什么吗？”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哪怕不是作为一个人？”“随便你把我变成什么，让他抱抱我，求求你！”“哪怕会死，就是再也不能活？”神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在向她解释了，但是他知道这也是无谓的。果然，她点头。

神叹了一口气，然后说：“好吧，闭上眼睛，等到再睁开，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正午的广场上，阳光明亮而慷慨，有个衣衫不整、疲惫不堪的年轻人躺在一个长凳上，他闭着眼睛，但是没有睡着。他睡不着，他记得清清楚楚，自己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饥饿像无数爪子在他胃里胡乱抓挠着，他觉得自己像个破口袋，所有的力气都漏光了。这时，他听见了鸽子的声音，一群鸽子在他身边咕咕咕咕地互相低语着。他仍然躺着，一动也不动，心里闪过一个念头：鸽子，这是可以吃的东西！他在饭店的玻璃窗上对着“烧乳鸽”的菜名流过口水。他也明白这里的鸽子太

老，大概肉都是柴的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把它弄熟，只要能吃到嘴里，把肚子里那团烧灼的火给浇熄，就行了。

鸽子们似乎根本不知道要有戒心，放心地在他四周走来走去，其中有一只甚至飞到了他的胸口。他从来没有这么近地打量过一只鸽子，鸽子长得真是精巧，而且它小小黑黑的眼睛也仔细地端详着他，好像在看久别的亲人，那种湿湿的光一直看到他心里去。他也端详着它，若有所思。然后，他屏住呼吸，向它伸出手。他的动作绝不利索，好像要把它惊飞而不是要抓住它似的，但是它没有飞，它就站在那里，让他的手触到它翎毛，手指插到翎毛里面，然后从一个温柔的爱抚变成一个严肃的网，把它抓住了。

抓住之后，他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突然慌乱了，于是他把鸽子揣进了破旧的夹克里，从外面把双臂紧紧抱住，抱死了。他怀里的鸽子，起初还转动着头，发出柔软的呢喃声，然后就没有了声息，像个满足了所有心愿的人终于睡着了那样。

（选自《羊城晚报》2007年1月19日）

葛水平

瞎子

雪以一种姿态降生消解在乡村，瞎子抬起头看了看天空，他在灰黑中眨了眨眼，脸上就落满了白色的雪。瞎子说：“下雪了。”就这么走在周遭朗朗如缕的雪花中。

瞎子走在乡村，所有的感觉只剩下一条路，路在前方，山高到纯白，天高处居然有阳光，微弱得遥遥闪烁。瞎子的眼内却只有无限，瞎子被无限诱惑，瞎子想：雪是什么样的？白的。

白是什么样的？纯洁！

纯洁是什么样的？冰凉！

瞎子想，人死了是冰凉的，人生如雪吗？到气绝时消融在泥土里。瞎子想，这雪啊！一切就仿佛凝在了永恒。

天黑的时候，瞎子开始进村了，拍打净身上的雪花，拐进一户人家。瞎子是大雪时节进村，到年关才要出村。瞎子在村里挨户说书，有钱的给个钱花，没钱的混碗饭吃，从村东说到村西。腊月里瞎子的书场鲜活地充溢了乡村，成为一种奢侈，弥漫着吉庆高古之气。天黑透的时候瞎子开始说书了，一副鼓板，一把二胡，灯光下瞎子脸上匀和，不见风霜。瞎子清了清嗓子先说了一句帽儿：“老少爷们，婶子大娘姐……”众人就开始兴奋了。瞎子说：“酒壮脓包胆，酒入英雄肠。三国红楼梁山伯，武松打虎景阳岗。”瞎子呵出来的帽儿悠长辽远，众人的喝彩声随之而起。这时，瞎子的脸上就呈现了一种英雄气，恣意狂放。

瞎子说书是有讲究的：一是要净面净手给一家之主灶王爷烧香；二是要把灯盏放在书桌上；三是要主家两壶白酒。瞎子说，喝酒气足，英雄本色没有酒拉把是说不了的。瞎子说：武松打虎，八百里英雄。武松是谁，有人硬要把武二打虎弄成除害，俗大了。大英雄本色，你真让他上山来打虎，他不一定肯，真英雄是不和畜生斗的。

瞎子说：英雄都这样，一生潦倒、莽撞。碰上历史中尴尬事情，凡人就成了英雄。听书人听出了门道，有人问：后沟的拴狗不也上山打死了一头野猪吗？咋就越看越寒碜？瞎子说际遇不同，味道就差了。李逵也杀虎，可惜杀急了。武松打虎之后，先是潘金莲，后是蒋门神，再后来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英雄身上有人气养着，拴狗仅是野猪拱了他家的芋头，拴狗算啥！

瞎子说到激动处，天上现出半芽儿月亮。这雪夜真是适合饿虎上山，英雄独行啊！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和武松正沿着不同的山路走向景阳岗——武松打虎——千年之后英魂浩荡。瞎子收了弓，众人却迟迟不愿离去。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月下身影里就处处有了英雄气。这股英雄气涤荡了冬夜，雪纤尘不染，朗朗乾坤万里无埃。

现世的一切对瞎子来说都是抽象的，天地间昭然若揭的现状对瞎子来说是无奈的，瞎子眼里放射的仅是一种对富贵温柔那种真正俗世的无限憧憬。瞎子无家，15岁，娘说：“儿啊，这是最后了，我供不起你啦！”说完西去了。瞎子无泪，从此在尘世中，暗夜深邃而绵长地伴着他。

无目的的厌倦和无缘由的黑暗构成了瞎子另一种日常。瞎子依靠嗅觉在黑暗里推算时辰。瞎子想，我是曾经看到过色彩的，一种离自己相当贴近的东西，那色彩如玻璃一样绚丽多彩，却也一样的清冽易碎。

那是一个午后，瞎子在主家的土炕上盘腿而坐，主家的女人说：“可惜了你呀，瞎子！”瞎子不语，但端水的手指在茶托上就呈出了兰花状。事情到这份上，女人伸过头去触摸瞎子的手指。瞎子的手指就一个一个全高兴起来，脸上就有春蛇在爬动。

瞎子不说话，只看到一种色彩，是区别于黑色的东西，一种难以遏制的焦躁幻化出了无限空间，这种双重意义上的冲动就成就了瞎子的色彩。女人轻声说：“可惜了你呀，瞎子！”瞎子想，这怕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体面了。

打这之后，瞎子在说到武二怒杀潘金莲的时候，就说得出色彩了。瞎子说：“武二看到了八百里夜空有一朵红云滚过来，武二的手抬起来了，死去活来，不见生死，武二脸上爬满春蛇。武二听见一声开叉的尖叫，这尖叫在寂静的夜里灿烂悠长。”瞎子最后终结：“武二的心死了……”

瞎子在这个冬天的最后几日走出村去，饱经风霜的眼角，添满了细细的皱纹。厚实的尘土中，瞎子走出了一条羊肠小路，在日久年深的自然中形成了景观。

这时灯芯跳了几下——

于是，乡村的夜色中就有了一些冗长的怀念。

（选自《特区文学》2007年第3期）

韩少功

小红点的故事

美公鸡莫名牺牲的那一天，母鸡们怅然若失，不怎么吃食。撒给它们的谷子剩了许多，被一大群麻雀飞来吃个痛快。

从此以后，鸡圈里少了一份团结与和谐。母鸡们原先是很敬着美公鸡的，但敬它的圈子通常画得比较小，大多只限于一窝同胞之内。凡是气味不对它家骨血的，也无缘受到美公鸡的爱护，双方处得再久，还是格格不入。这就苦了一只小黄鸡。它是新来的，在这里无亲无故，刚来时怎么也进不了鸡埘，一进门就被既得利益群体啄出门外。我把它强行塞进埘门，第二天竟发现它头上鲜血淋淋，脑门顶活活地啄去一块肉，使它两眼欲闭，步履踉跄，奄奄一息。

他鸡即地狱呵！没有明君贤吏的社会礼崩乐坏呵！我没法听懂鸡语，再气愤也没法缉凶，唯一可做的事，是找来红药水和消炎粉，给这只半死的小鸡疗伤。我见它怯怯的根本不敢上前争食，又一连给它开了七八天小灶，每一次抓来些剩饭或谷子，让它单独在一旁进食。

别的鸡见此情景嫉妒得拍翅大叫，但在我的一再呵斥之下，无法靠近过来，只能远远地看着小黄鸡吃香喝辣。

我们把这只鸡命名“小红点”，因为它头顶红药水时，脑袋上有鲜明的标记。没有料到的是，自小红点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以后，它怕鸡不怕人，亲人不亲鸡，在鸡圈里总是形单影只，呆在冷清的角落，一见人倒兴高采烈地跑上前来，不似其余那些鸡，即便见你来喂食也会四散惊逃，直到你提着空盆离去，才敢一哄而上前来抢啄。

每到黄昏，小红点也迟迟地不回鸡埘，一有机会就跑出鸡圈，跑到我家的大门口，孤零零守候那里，对门内的动静探头探脑，似乎一心一意要走进这张门，去桌边进食，去床上睡觉，甚至去翻报纸或看电视新闻。看得出，它眼睛眨巴眨巴，太想当一个人而不想做一只鸡了。

半年多以后，它还是保持着跟人走而不跟鸡玩的习惯，即使主妇很不待见它在门前拉屎，即便主妇一次次把它赶回鸡群，它还是矢志不改总是跟着人转，有时踩着我的脚，啄了我的脚，也若无其事。它顽强的记忆是不是来自那一次刻骨铭心的疗救？或者像邻居老吴说的：它前世很可能就是个人，同人有某种缘分？

它一天天长大了，拉在我家门前的粪便越来越多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对待这只孤独的鸡。假如哪一天要终结在人类的刀下，它会不会突然像人一样说话，清晰清晰地大喊一声：“喂！你们怎么这样狠心？”或者，它会不会眨巴着眼睛，流出一泓无言的泪水？

那一天正越来越近。

（选自《爱人周刊》2007年1月20日）